



「有一次，我們鎮裏四健會舉辦單車遠征，去白河水庫，我報名參加了。指導員關照我們路上要互相照應，不要跑得太快，不要隨便中途停留……」

單車遠征隊朝向白河水庫出發，越過新營，一個鐘頭跑了十三公里，抵達白河。跑在前頭的單車陸續停下，我的後面跟着的五騎也統統下了車。

「到白河了？」

「水庫往那裏走？」

「誰知道？」

一行三十多人，到白河誰都高興，却沒有一個知道目的地的方向。後來，一個胖子問了指導員，也許指導員告訴他了，似乎祇有他不是迷途的羔羊，他跑在最前面，高聲喊着：「大家跟我來！」

跨上單車，真的跟胖子走，有一位長相不大引起男會友興趣的女會友，自顧自的稱讚胖子說：「他真是識途老馬！」

我心裏明白，於是，朝清泉點了點頭，並行前進。這是一條很好的柏油路面，從白河轉彎過橋，不久抵達河東的糞箕湖，再前進到了虎子墓。繼續前進經過木屐寮，指導員把車子靠在路邊，揮手示意：

「再前進！五分鐘就到了。」

胖子一直打前鋒，滿身大汗，單車逐漸慢了下來。聽指導員這末一喊，精神突然振作，不要命似的，上坡猛衝。我暗地真佩服胖子的體力，同時為他愛好出風頭的個性感到不屑。

我和清泉，始終遠落在後面。胖子向前衝，好多人跟着，喘着氣還要強開口唱歌。上午十點不到，他們合唱的竟是「黃昏嶺」，唱過了再唱，還是「黃昏嶺」，一次又一次，歌聲在前頭愈跑愈遠。

二

交叉路口，「白河水庫」的路標指向左邊，我和清泉在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」的情況下，悠哉遊哉的前進。

水庫路面很平坦，抬頭可以望見水庫的建築物，走了一段，路上躺着一本書，我跟清泉說：「那本書，會不會是我們會友掉的？」

「誰知道？」

停車，我伏身拾起書，是一本小說「愛的表白」，看上去是新的，扉頁簽名是莊美珍。我問清泉：「遠征隊裏女會友，有叫莊美珍的沒有？」

「誰？」

我揚了一揚書說：「書上寫着莊美珍三個字。」

「在新營出發，好像聽到有人叫過這個名字。」

「那是誰？」

「我也不認識，反正是我們的會友。」

又一次，我看了書上的名字，細細絹秀的筆跡，我的心有點癢癢的感覺。

「走吧！」清泉催促我。

「哦！我們已經落後很遠了。」

趕路，左轉彎，越過大門，三十多騎單車靠在廣場。我和清泉穿過隊伍，下車。我帶着「愛的表白」朝右邊的花壇走，穿過相思林，跨上石階，直抵登月亭。我一個人坐下，隨意翻閱着「愛的表白」。

不知何時，我發覺跟前有人站立，舉目一看，天！你說我看到了什麼？一張充滿了青春氣息的秀麗面孔。她雙手叉腰，兩眼直瞪着我。我朝她一望，她說話了，語氣竟是如此傲慢：「喂！你這本書那裏來的？」

「那本書？」

「就是你手裏這本，那裏來的？」

「怎麼樣？」

「我問你：那裏來的。」

「如果我不說呢？你要把我怎樣？」

「不要臉！偷了人家的書，還……」

沒等她說完，我搶着說：「妳說我偷了妳的東西？」

「我說你偷書。」

我舉起「愛的表白」在她眼前幌了幌：「看清楚，這是不是妳的。」

她仔細看了封面，又看了封底，然後和氣地：「可以讓我看看裏面。」

「不能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妳要先說妳叫什麼名字。」

「豈有此理？明明是我的書！」

「誰知道這本書是不是妳的？」

她向我逼近，眼光射出一道氣憤：「你到底還不還我書？」

我學着她的口氣：「妳到底要不要說出妳的名字？」

「哼！不講理，不跟你講了。」

「是妳不講理。」  
她氣得兩頰鼓鼓的，罵了一句：「賊仔！」轉身奔下石階，穿過相思林。

三

我脫口喊出了：「莊美珍——」  
她在相思林下，站住了，回過頭，表情很迷惑，像是笑了一下，對着我說：「喂！你喊誰？」

「我喊莊美珍。」  
「我不是莊……」她欲言又止偏過頭去，似乎臉紅着的樣子，却仍然站在原地不動。

「我又不是叫妳。」我有意諷笑她。

「什麼？」她杏眼一瞪。

「沒有什麼，妳生氣了？哈！」  
她奔上來，冷不防一揮手，擱了我一個耳光：啪！頓時，我的左頰連耳根熱烘烘。她還用教訓的口吻說：「以後不許你大聲喊莊美珍。」

我摸着我發熱的面孔說：「爲什麼？」  
「沒有理由！」

「妳真是蠻不講理！」

「隨便你怎麼說，書給我！」說着，搶去我手中的「愛的表白」，朝登月亭的右旁小徑奔去。

我想不透，女孩子的心理最不易捉摸。——她是莊美珍？我心在回答：——她不是，我又思索：——那麼，她爲什麼要搶走「愛的表白」。——對了，她一定是莊美珍！這是白天，登月亭裏望不見月，水庫邊一片藍湖，深不見底。這個世界上，有許多事是令人費解的。

四

中午，用過野餐，她——搶走「愛的表白」還打人的那一位，捧着一堆香蕉，釋迦找到我：「喂！幫忙帶一些！」

我接過香蕉，問：「這許多是農會買的？」

「你以爲是嗎？」

「不是嗎？」

在登月亭裏，她面向着湖水，不經意的問：「喂！你的名字？」

「我叫吳欣雨。」

「你猜，我叫什麼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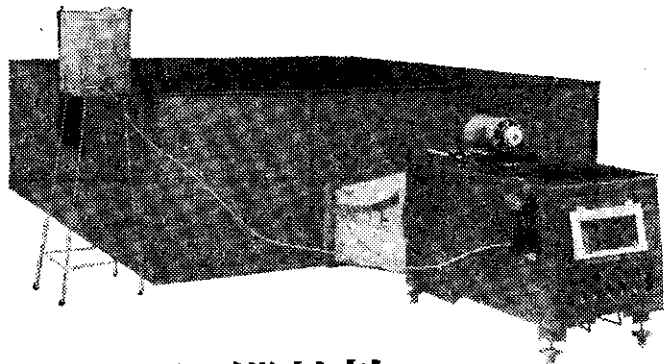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怎敢隨便猜？」

「怕什麼？」

「要是猜錯了，不挨耳光才怪？」

她撲的一笑，遞給我一支剝開了皮的香蕉：「你把事情看的太嚴重了。」

# 三久牌通用乾燥機



乾燥範圍：  
稻谷、菸葉、種子、花生、樹薯簽、菇茸類、果子干、豆類、菜干、水產、魚蝦干、藥草、飼料、雞糞等凡能晒乾的物品都可乾燥之。

## 三久牌乾燥機特性

- 一、不論白天或夜裡，雨天或陰天、晴天，都可乾燥各位所要乾燥的東西。
- 二、乾燥機是組立式，移動最輕便，使用後可拆開存放，決不佔很大的地方。
- 三、三久牌乾燥機風量大（每分鐘62立方公尺）風壓高（靜壓水柱38mm）所以特別省油省電。
- 四、三久牌乾燥箱特別寬大（1.8坪，可容稻谷2000—2500斤）所以特別省油省電。

- 五、三久牌燃燒室係特殊設計，燃燒率最高，所以特別省油。
- 六、三久牌附有油門電磁自動關閉器及溫度自動控制器，所以能避免發生意外。
- 七、三久牌設備最完善，構造最堅牢，任何人都能操作，而價格又最便宜，任何人都買得起。
- 八、我們將爲大家作免費的保養，乾燥機的零件供應絕對充足。
- 九、如各位有乾燥技術上，設備上之疑難，我們非常誠懇的協助您。

三久農業機械公司

台中縣霧峯鄉中正路393—1號 電話：233號

我接過香蕉，咬了一口：「我想，你就是莊美珍。」  
她紅着臉，點了下頭，看着我說：「上午，很對不起，我錯怪你了。」

「祇能說我倒霉。」

「啊！千萬不要這麼說，那多傷和氣？」

「坦白說，妳太狠心了。」

「每個女孩子都是如此，我也不例外。」

我重覆一次莊的話：「每個女孩子都是如此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我實在不明白。」

「別裝蒜。」就這樣，我們成了朋友。

### 五

「吳欣雨，」莊美珍拿着照像機：「替我拍幾張，好不？」

莊美珍穿一身黃色洋裝，倚在登月亭水泥柱，笑臉如一朶綻放的玫瑰花。

我調整光圈，拉上軟片，然後選好角度、距離，我喊了一聲：「預備！」咔嚓一聲，拍了一張。

莊美珍接去相機：「來，我替你拍一張。站到我剛才站的右邊。」

我照她的指示做了，拍了一張。如果她忘記上片，兩張像重疊在一張底片

上的話，洗出的照片是兩人依偎在一起的甜蜜鏡頭。哦！我怎麼想入非非？

這時，「前鋒」胖子在喊：「莊美珍——」

我問莊：「他是誰？」

「姓歐的。」莊突然好笑：「對了！你看他的體型，像不像汽油桶？」

「不像。我替他取了一個好名字。」

「叫什麼？」

「歐羅肥！」

她不禁大笑，歐羅肥又在喊：「莊美珍——」

莊拉着我的手，向自來水池走：「不管他，我們拍照去。」

歐羅肥從相思林穿過，跳上石塔，奔至登月亭，然後追向我們，一邊跑一

邊喊：「莊美珍——」

我拉緊了莊的手，不安的問她：「歐羅肥追上來了，怎麼辦？」

「走吧，不管他！」

### 六

那影子很美，偶然投進我心底；像一顆流星落進湖裏，泛起一陣陣漣漪。水圈推展着水圈，湖浪追驅着湖浪。水圈在湖岸休止，浪紋在湖上消逝……而我，竟無法使自己遺忘，也不能拾回過去。懷念祇是懷念，一個平凡而又平凡的我，能從現實裏取得多少「真實」的東西？

# 大同 農藥



原裝進口農藥

大同牌農藥信用可靠

蔬菜吊絲蟲、青蟲、夜盜蟲、魁星  
敬請愛用！

立 滅 乳劑  
快 速 靈 乳劑  
菜 農 靈 乳劑

(所有農藥皆有登記証)

Thiovit 殺也特



唯一超微細粒可濕性硫黃粉劑  
瑞士原裝進口



防治西瓜、煙草  
白粉病。  
防治柑桔、茶樹  
紅蜘蛛、銹痺蟲

台灣總代理：德化有限公司

トモノール 日製夏油



越冬害蟲之完全驅除

適用範圍：

柑桔：紅蜘蛛、蚜蟲、介殼蟲、  
木蟲、潛葉蛾。

果樹：膠蟲

製造元：日本トモノ農藥株式会社

現貨供應：大同農藥股份有限公司

大同農藥股份有限公司

台中縣神岡鄉社口村中山路184~4號

電話：豐原局3732